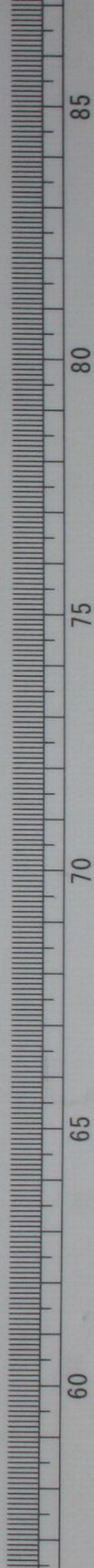




竹塢文稿

增
775
2974



信
775
872

肥府竹塢先生選

竹塢集

全三冊

竹塢文稿目錄

上弘文林學士

一周之筭

秋夜賦

四友問答

孟氏之傳說

零說

頤亭說

文房四友傳

毛穎子

見墓銘

一貫射書序

簡村伯行

同賦櫻花詩序

孟陽毅且奉賀弘文夫子

策文

賦十日菊詩序

讀大學序

春秋日食論

災異說

聚景堂記

楮先生

神農贊

問醫人

伊倉八幡宮神前石記

報奧子章

遊臨流菴詩序

梅花賦

題野馬圖文

大學序程氏接

雷說

頤軒說

踈懶生傳

石居默

靈照女贊

中秋月下漫筆

前石記

仲秋會退休寶



悼弘文林先生 祭亡女谿娘
祭亡友江村亭伯 贈八木信貞
逐鬼文 呈白石三休
蘭賦

目錄終

竹塢文稿



上弘文林學士

左筠頓首再拜謹啟上天運地游一元通氣陽來陰
往呂物流形烏卯春温太平之象見嫩萼黃鶯窓曙
百喜之敷止丘隅爰賀鷄辰新開鳳曆龔惟弘文林
夫子閣下萬人師範一世儒宗仰則彌高企而何及
溯洄泗水漱六藝萬古芳景仰濂溪窺無邊千載妙
無極太極之理雖至小學大學之節何凌夙覺先聖
後聖之歸遂明天道人道之說學業已盡志於道據
於德依於仁教義以明興於詩成於樂諸生致敬衝
雪之揚中立此陪薄夫可敷聞風之柳下惠復到騷
壇句就老嫗何識樂天史館編成兒童亦知君實赫
然事跡郁乎文章豪俊立其下風美譽獨步于當

立於禮

大正二年一月廿四日
中村楯雄氏贈

世官俸頌黨將育天下英才爵祿潤身如拾地上芥
子授業解惑南北塾爰開其基繼往開來東西曹何
誇于古惟其盡矣於予至哉僕在宦不閑甚恥埒弟
子服勞之義入門不日未始悉先生勸善之微於是
聊賀龜鶴之筭以獻斐章敢竭駑駘之才以吐情實
上春上日左筠頓首再拜謹啟上弘文林夫子閣下
先生褒賞之賜律詩一篇

孟陽穀且伏啟上整宇林先生閣下謹奉賀弘文
夫子甲子一周之筭

一元初動爰知天命之流行品物資生聊見土膏之
潤起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五氣育物之理固存太極
之動分陰分陽兩儀定位之分自立瑞霞漸曙和氣
初溫二木向榮嫩杏高捧壇頭之日四葉惟秀推松

長引野遊之春於是伏啟上整宇林先生閣下謹奉
賀弘文老夫子齡筭共惟老夫子神明遠達大鵬搏
于九霄德輝彌高孤鳳翔於千仞說人以道聖經賢
傳之旨粲然博我以文天理人事之際昭著茂叔精
密濂溪草育仁風伯淳從容前川花堦和氣通今好
古溫故知新有德有言為師為法龜齡已至五紀鮒
背猶祝萬年教入心通自得耳順絳縣之老亦何誇
久瑤池之仙其有所期先生吟天保之詩以獻南山
之壽弟子盡星拱之禮而仰北辰之高可以欣焉可
以賀矣先生於夫子敬養之孝未嘗不慎夫子於先
生嚴誨之厚足以為法夫孝德之本而道之要也教
之始而行之先也親九族之序豈有他徽五典之旨
不外此孝經之挹清猷孔傳大義於曾洪範之叙彝
倫禹得微意于舜於戲至矣惟其大哉稽古見今父

為父之道夫子在矣於今倣古子為子之孝先生得
之僕互鄉難言陋暗寡聞叨述愚實以污清聽只擬
硬礮為巖之章謹獻海水變田之壽云爾強圍太荒
落之歲日在營室之月左搗頓首再拜謹啟上整宇
林先生閣下蘇春宵一刻值千金
夜沉沉

策文

王全鑑香爐隔屏殘夢輕風陣之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

弘文學士問東坡曰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
有陰荆公曰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攔干共
是賦春月古人評品未決優劣然左祖荆公者多矣
左搗頗志於詩故揭示之待其著一雙眼不偷古人
評時述其臆見而可也
對辰翁既沒次焱烏有我無二老之眼庸詎容易評
古人之詩哉且荆公東坡一時之秀逸孰為優孰為
劣然退論其兩詩荆公溫藉可以愛焉東坡雄渾可

以倣焉其如曰春宵一刻值千金胸次活終俊辨通
快無所滯碍至曰花有清香月有陰則玲瓏綺麗無
一點塵埃眼前即景下筆立就雄渾之氣象自然而
流出不費安排者一讀而可知焉然細味之則其句
中闕溫藉之和也荆公所謂春色惱人眠不得是吟
按出得造句最工其情自深其體宛然至曰月移花
影上攔干則得麗溫藉極奇也恰如春風吹物不寒
其含毫灑思一夜之安排可推知焉然其句中闕雄
渾之氣也試嘗以人物評之坡公句如風流閑雅好
丈夫臂蒼立翠陰碧巖下遊心於鳧雁飄然之外其
氣格超邁可以見焉誰不服其雄豪哉然比之婦人
映媚之態則不冷人酷愛之荆公句如二八青娥秋
千樹下倚春風而談花月評品其韻聲美色誰不愛
之哉然出之丈夫場則不堪氣勢之豪強也且古人

謂東坡詩少溫藉荆公詩之風骨我於此兩詩乃覺
之然詩人各有所得古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苔上未制鯨魚碧海
中此老杜所得也由是觀之則坡公得雄渾荆公得溫
藉詩人不可無坡公俊逸也詩人不可無荆公情態
也安舍彼取此為哉苟志於詩者可以荆公則荆公
可以東坡則東坡雄渾偉麗隨時乘興以任其志之
所之而已何必泥一體哉是故嚮所謂荆公可以愛
焉東坡可以傲焉我何為左祖一人謹對

梅花賦

寬文已百臘月梅洞之梅漸開清香潔白可以愛
焉遂為之賦其詞曰
有梅在洞裏惟花之白涅而不緇彼葉之紅素以為
絢塵表物外高操不改霜辛雪苦清肌無變西湖伴

隱林君復愛猶遺北野崇祠管相公德維馨我心與
潔我眼終青飛燕已凝漫負漢家妖艷之名胡蝶不
近誰圓羅浮縹緲之夢乍嵐觸兮蕙帳芳點雪壓兮
荆玉確曾與松竹締友將修舊盟於歲寒指桃李為
奴豈競暫榮於春風凜然傑出暗香可聞清標可崇
維其潔也誰肯上魁於陵仲子雖去首陽伯夷再來
垂々而斜橫曉混半窻之月片々而漫零夕封滿階
之苔攀一枝而吟玩倚孤根而裝面或嘆周詩之偶
漏或恨楚騷之永忘若乃廣平之賦和爾之歌異域
同賞萬古遺芳郁々乎文哉盈耳洋洋之吁嗟歎矣
吟賞之偏長文房之一慰鐘愛不尋常遂忘其固陋
漫綴早野之詞以搜一寸之腐腸又從而亂曰洞門
寂兮白日靜市陌隔兮紅塵疎有友有友其為誰對
此好文花中儒

秋夜賦

時屬白帝之仲月夜對黃燭之三更風蕭瑟兮吹簾
隙月變妍兮印池頭爽氣已高白雲自悠想夫歲月
之相推奪誰得挽而留嫩鶯助吟之朝雖屬興於艷
林之霞吻鹿驚夢之夕暗染思於紅蕉之秋寸陰輕
壁欲緜卷而日新餘力學文盍秉燭而夜遊淒涼報
候乍奪齊紈之麗搖落應時將起宋玉之愁鯨音戒
懶兔魄凝眸申且而不寐心如已焚絲羈旅而無聊
自似不繫舟當斯之時幽閨端居之妾織苦邊塞遠
行之士起嘆噫此百憂之多寧有寸胸之寬暫進步
以躊躇時翹首而遠觀或倚身竹闌或馳眼林巒或
迎悲風於階闥或對殘月于屋梁書窗伴影孤燈照
我之林文房抱獨四友俟我於堂賦秋興兮追思潘
岳聞秋教兮問起歐陽其嘯也歌長吟更斷續寤寐

有標中心何冥茫視聽所觸不能無思感興相催豈
敢有彊嗚呼萬木既凋唯憐松柏於凜々羣卉漸衰
獨愛薰葭之蒼々

賦十日菊詩序

季秋之月塔焚十開肅霜之庭籬菊獨秀佳色怡目
殘杏衝臯方今吟友數輩惜秋景之已闌嘆節序之
屢移開宴設席聊娛館休之餘暇東籬有待王弘白
衣欲來西風勸醉孟嘉烏帽再落駸壇之興暗問杜
老八首文筵以秩何悲楚人九辨於是各題十日之
菊共摘一座之藻雅趣斯絕風流稍殊追七步於子
建學八丈于庭筠爭兔毫之互抽厭鳥鐘之屢報僕
材顛散木詞拾殘英愁列文會謬為唱首周章迷塗
晉退惟谷嗚呼學苗未秀瑯琊之稻難辨愚管以獻
遼東之豕懷慚唯塞譴責根抽短懷云爾

題野馬圖文

維馬斯多在，垣之野，或有走者，或有止者，有止者，有交頤相靡者，有翹足而陸者，總稟逸異之姿，既呈藝美之相，清高深遠之氣，可並唐帝之六驍，騰趨迅之勢，不屑周穆之八惜乎，未顧於伯樂而空嘶，冀野之風，不知于暴利以長游，渥洼之水，雖有千里之能，無入四隩之貢，吁人之不知馬乎，馬之不遇時乎，若偶出，則人以為下才，遂服糞車，常苦其力，或伏槽櫪，高鳴于飢，何不知之如此乎，彼蹇驢，驥駑之得意，僕者以稱其德，圍人以美，有才朝飲御溝，夕秣華廐，金組丹腰之飾，青葛紅粟之養，振鬣而驕，舉蹄以躍，何其得時如此乎，蓋惡神駿者，其以銜勒之難，屈也，愛駑鈍者，其以駕御之易，制也，若乃至經嶮峻，踰絕遠，則才力之所施，自有分也，嗚呼，巢父既去，王良安在，良

馬良馬為汝欲許之則亦無其人不知在郊野食草飲水以遂其真性也

四友問答

閒散叟方夜讀書時山雨新過清風颯來叟乃披衣隱几坐文房四友侍焉丙童秉燭隅坐叟顧謂四友曰夫思願之於人隨分無不有我亦有一事垂老未果噫我遂不得其志乎毛穎子起對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吾輩從先生遊有年于茲嚴誨之恩維深服勞之勤未懈義則師友而情同骨肉故至公事私情及街巷之曲說未曾與吾輩不審論之今其言引而不發恐其言之醜乎蓋有所思而然乎凡人之得志者進寵於君退敬於友居則峻宇雕牆炊玉燒柱行則前呵後從張蓋陳騎宗黨依之張威賓僕望而傾慕豪雄尋轂而響臻才俊奉旨而景鶩所顧盼則增其

倍價被盱衡而生於瘡痛自銜自媒者朝來夕去只
恐不應其指呼也在其門者雖奴隸豚犬而人無不
異避之此之謂大丈夫得志於一時不亦貴乎先生
其願之乎叟憮然曰吾子所說則說遇以來榮利者
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墨客卿曰夫陶朱
倚頓之富可謂布衣之萬戶侯也若其累金如此則
令其居輪奐聚珍卉異木花之月之于晨于夕布筵
設席主賓盡歡羽觴無算鄭衛之樂盛興秘舞文奏
妙材駿伎螭首蛾眉在側兼意從事且膳啗之噉於
口八珍前羅五味調和既食既飲笑談戲謔夜以繼
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也不亦樂乎先生其
處之乎叟肅然曰宴安鴆毒靡孛皓齒伐性之斧君
子深戒之我何為願之楮知白謂石居默曰富貴逸
樂是人之所欲也毛陳之所說已竭其能亦窮其美

然先生兩不取之我竊疑之石氏曰二子之言富貴
則富貴矣逸樂則逸樂矣然富貴而不揚厲則得咎
之道也逸樂而不恭謙則作盜之萌也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夫子曰樂宴樂損矣宜哉先生不取之楮氏
曰然則先生之所志可得聞乎石氏曰吾久侍先生
觀其起居察其語默澹榮利慕閑素動指青山白水
以遣魚鳥風雲之興山林之志泉石之計果是先生
之素而會中之丘壑是其所蘊也言未了叟欣然笑
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居默之謂也存乎中者
必發乎外今吾無隱乎爾嗚呼子亦知山林之樂乎
請為我陳之吾其擇之居默曰唯夫趣有嘉有肥
遯之時義大矣哉姑舍之彼解印挂冠之士飄然遠
去傍山臨水五畝之宅二頃之田蔬圃築前菓園樹
後橘柚梅杏逐時各熟芥薑蒜芋待用而足春雨既

降土膏旋潤則牽犢負耜俶載南畝秋穀初登歲功已就則携幼腰鎌自樂西成或植枝芸或決渠澆氣倦體疲則坐茂樹而偃息涉青林以遠望無世慮無俗友間邂逅耕父漁豎於流泉竹樹之間問采麻尋魚鼈娛情以忘形朝與岫雲共出夕隨飛鳥而還牛背之短笛夕陽有山歸來因卧藤林則孟光且舉案耳騰豈復外覓哉所謂晚食當肉者是吾情也朗吟長嘯俯仰自得優哉游哉云以卒歲搜推几攘袂印然而興喟然歎曰韜哉言乎天下之至樂也於乎用舍行藏與時浮沉者我豈敢哉寧雖得亂大倫之譏而吾其從子以將歸彼樂居也

讀大學序

余曾讀大學朱子序文先輩分節立義各有異同余

當時意朱子制此序時豈以分節立義為意哉其底蘊之發露于文章者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熟讀玩味則語脉貫通意義自相昭應也何必待分節哉特可求義理之所在耳然古人見書之詳細亦是學者之所當知也其後見林少穎言謂讀書在未帝王之心充脩齊治平之道體例安足言哉與愚意偶合遂記之矣

大學序程氏接孟氏之傳說

大學朱子序河南程氏而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蔡虛齋謂二程受學於周子周子自是中興吾道第一人二程則得其要旨而昌大者也安得以二程昌大之功而廢周子開創之功乎且叔子之墓表胡文定之奏狀皆以程子接孟氏後者所未安也其所論詳于蒙引而一出入遂似未釋然者也愚謹

按朱子學庸序以程子接孟氏後者蓋以其功用也此二書始尊信表章于二程而後聖學之傳煥然後明于世矣張師曾謂朱子序文蓋主於書言之亦近是矣如伊川序明道墓表朱子曰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故愚私謂朱子學庸序亦就其功用言之也朱子曾記濂溪祀曰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又曰通書此近世道學之源也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大極之一圖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蓋周程之所相傳道豈有二哉然言其功則異而已故孔子賢於堯舜所謂程子昌大之功固有不讓於師者而皆是不超圖書範圍之外則亦是發越周子道也故朱子至序學庸則取尊信表章之功以與程子及記祀堂則兼洙泗河洛之統以贊周子夫功者道之所

行而道者功之所因也各就其所在而言之非有二也吁有吾與黜也之意而弄吟而歸者果其非浴光風霽月之德輝者乎其授受之間道統之傳昭如日星故愚曾謂學庸序文以其功用言之也蓋原于朱子論伊川墓表之意而已矣

春秋日食論

春秋隱公二年經初書日食胡傳曰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皆陽微陰盛之證也至分註河氏汪氏之言一々舉其應也余讀之初私疑焉謹按日者衆陽之宗至尊之象其災異當係于王者也何必與於一國一家之事乎禮云天子祭天地四方諸侯方祀蓋所以其氣之相屬而亦各有分也凡蟲魚草木之怪山川風雨之變其應或當止其國矣在日月則天下之所仰而非一國之

所獨也何必為魯衛齊楚而食哉蓋舟車之所至霜
露之所墜無非王土則其化之及與不及皆因王政
之善惡也故夫子書一國之災異而戒時王之不王
也豈唯食而已哉或星隕如雨或沙鹿崩乃是齊桓
晉文之將興也自此諸侯無王矣其應雖在桓文而
所係在時王也況日者衆陽之宗至尊之象而與王
者相屬哉若拘一國之變則春秋非天子之事也矧
亦非有其理哉於戲春秋之時三綱廢五常頹者蓋
因王道之不振也胡傳陽微陰盛之義職此由也汪
河之說所以證胡氏歟

雷說

元祿五年壬申六月廿二日夜參半暴雨迅雷兒女
懼而不寢余亦吹燈危坐甚矣一震之威詩曰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豈可不畏哉因言春秋僖十五年經

曰震夷伯之廟左氏云罪之也公羊云天戒之胡氏
云天人相感之際微矣由是觀之則展氏之隱慝蓋
自天誅之也豈可不畏哉或曰然則雷震其有意乎
何其誅不在生前而在死後也曰先哲云凡陰氣疑
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
亦如此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不知誅之後
春秋書震者惟此事爾程子亦曰霹靂天地之怒氣
也如人之怒固自在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
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是故迅雷風烈雖聖
人必變所以敬天之怒也曰雷何暴於夏曰雷之洊
必於六七月之交其起必以日晚之時蓋至季夏而
二陰全生四陽之下秋氣亦已催是陰足以敵陽也
且日晚則陰長之時也故鬱蒸之氣升為雲凝結不
散包陽在內然陽非久在內者於是奮擊將出凡聲

屬陽光亦陽也光發而穀隨之雲氣薄則電緩而聲亦小雲氣厚則電迅而聲亦大是理之常也曰俗稱雷霆甚則有物墮于雲間或如鬼物或如獼猴所謂雷公者果有之乎曰氣聚不散則必生形如蝦蟆日射薄雨以為之影也然或臨澗飲水或入人家吸酒又濕地生蟲垢絮出風皆是所以積氣致之也然則雷之有形或其然乎但非盡然也雷之為形多是火也近有一士人曰夏日面見雷墮于雲間宛如一條火柱至地上猶焰々又有一人曰暴雷一聲望之則炎火隆々同烏雲落人屋上此類猶多矣如鬼物獼猴者未有一人見之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聞也曰就雷震之處見之則或有爪痕着樹是何說也曰傳擩是偶有龍從雲間墮去間有遺其鬚鱗者云曰相傳自古雷無震士人有此理乎曰不然若爾則所謂天

人相感者安在貴人賤者其所為之惡何以有異也然有說于此凡為士者各無不知鄉道也故其所為事々未必惡如販夫屠兒奴僕廝徒生而不知道只財利之貪欺人賣友之事無不為焉其不善之積欲避天怒而得乎由是推之則震死之理不可無其分然牛馬木石有時震死擊折此又何罪朱晦菴曰有偶然震死者有為惡而感召之者未可依一偏論之於戲學者能窮事理之本源以不拘聞見之末則心自洞達而天下無可疑者故古人以格物窮理為學之本領可不思哉

雩說

散叟隱几讀書夏日長々南風時至有客入對愀然危坐謂叟曰今茲炎旱自五月不雨至于六月蘊隆蟲々如燠如焚川源漸乾溝洫殆盡田圃地裂百穀

將枯商價嗟于市農夫憂于野於是令僧徒巫祝之
屬百方祈之不應又民間之老弱相聚鳴鐘擊鼓戲
舞踊躍如醉如狂自朝至夕自霄徹曉不休如此者
累日問之則曰樂神以求雨例如斯云下民愁訴天
若聽於早則豈其不交感哉叟曰客亦知彼雩之義
乎客曰未也叟曰請為子述其畧可乎古云雩之為
言吁也吁嗟以求雨又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
膏雨也故君人者不可不肅恭以用心也不爾則玄
天幽遠其何應之有哉讀雲漢詩則宣王憂民畏天
之心可以見焉如此猶有未得雨者夫春秋書雩者
二十一以桓五年為始也解者云雩早請雨祭名君
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
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
八人舞而呼雩蓋是天子之雩也月令曰仲夏之月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是天子
祈年之常祀也謂之月雩又遇早暵則非時命雩謂
之時雩也皆是大抵人主為民禱福也諸侯乃雩乎
境內之山川凡為人上者所可自責自盡而肉食者
所可專致意也然今僧徒巫祝輩代之市人農夫之
徒關之是何理也其所祈之神在山川乎在天地乎
抑亦在上公乎天地之與上公則非其鬼也山川若
有靈則享此非禮之祭否吁不誠則無物神明不可
度思蓋聚吾精神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
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也故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况以非禮瀆神豈有感格之理哉習俗之所為
怪々奇々衆人效而信之雖有才人而疑之不決不
亦迷乎嗚呼人冥于道理則人事不明人事已不明
則焉能知鬼神不知而為之則非禮也妄作也人猶

不受况於鬼神乎先賢所謂天地陰陽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有外乎容其思茲

災異說

一日與客對談及古今災異之事余曰古來其國將滅必有災異天道人事相與者有在焉客曰天人相與之說我曾疑之一國一家之事天何管之大抵如蟲魚草木之怪總是偶然也何足云災異哉且狐狸貓犬之為妖者世間已有之枉謂之災異則天下無不災異者也今天下之人罹禍者往々有之未見天一々降異以示之者也故曰我未曾信之余曰允說軍事者偏以辨給則何忌憚之有是故愚夫佞者所說之事不據聖人之言則果其誰適從請謹依聖經言之乎夫春秋者聖人之筆削而其中書災異者一百

二十二姑舉其一二也隱公二年經曰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曰記異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胡文定曰日食允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有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又莊公七年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僖公十四年沙鹿崩乃是齊桓晉文之將興也自是諸侯無王矣蓋上下名分之亂天為之示異也且隱公九年大震雷繼以大雨雪而有鍾巫之難也五石隕六鷁飛宋襄有孟之執如此之災異昭々不可誣也子思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亦斯之謂也蓋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則變其災而為祥者亦有之書云高宗彤日越有雉雉高宗側身脩行其以永年也周公流言之起成王未曉之而致雷風大起禾偃木拔之威王已知周公之無罪

出迎郊則天乃雨及風未則盡起所以周家之基業
愈固也可見人事感于下則天變動于上者也且洪
範之休徵分明箕子所授武王非天人感應之理乎
若夫三公燮理陰陽者周官之所載故子思云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子解之曰蓋天地萬物本
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
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人指彼蒼々者
曰天與我相隔人事何相通之有也不知天地與我
同體也於乎乾父坤母其理氣之賦予我者吾其體
吾其性由是觀之則天之與人其理豈有二哉故其
所以感召者果其如影響也夫子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者且史
策所載匹夫匹婦之至誠上感于天變者往往有之
况人君則民命百神之所賴其責不以重乎災祥之

所感天豈無心故然呂氏云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
天隔絕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
速亦有此理也私譬諸人事則父母之於孝子若有
過則父母驚戒之欲其速改之也在不肖之子則父
母常慣見彼之不善且惡其所為而不欲必訓之天
之於人亦如此乎嗚呼聖人謹於天象者於春秋見
焉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凡人不能自盡
而曰天不顧我是不畏天者也專求于蒼々天而百
事忘我則是不知天者也深考經旨謹味聖人所以
謹嚴則我方寸之天君瞭然泰然對越上帝者不在
此哉怪々奇々之談余之所不取也又世間有一種
之怪所謂狐狸猫犬之屬魑魅罔兩之類乃是陰物
邪惡之妖君子以為不足怪焉燈下之鬼不爭光於
阮藉花月之妖忽亡跡于狄公所謂邪不勝正者也

如此之類非吾所謂灾異也容其莫疑焉

頤軒說

江村悰陸頃間新修書齋就余請其號余誅曰夫物之有號也所以記其實也號者名之謂也名者實之實而實又理之所寓也凡在物為理處事為義故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就其名而來其實則雖一事一物之微而豈違其理哉理義既明則天地萬物皆我分內之事而豈有不可行之義哉故格物窮理在學者尤為當務之急古人號于物之微意蓋亦本此矣由是觀之則雖書齋之微而不可無號也遂號其軒曰頤竊取諸頤象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朱子解之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功務苟養之不以正則其所以養之物却敗德亡身者不可勝言焉故朱子又曾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張

中溪亦曰慎言語所以養其德也不慎則妄出而招禍節飲食所以養其身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古人慎病尊德者可以知焉就中飲食之害小而言語之害尤大飲食之生病猶可醫焉言語之敗德不可補焉是以白圭之詩南容復之吁言而皆當其可者非有德人則不能焉其與言而無益則不如默之為愈也若多言踈暴而好談人之長短或雷同朋黨謾罵譏議無所不至或戲譎放蕩終日言不及義則非啻敗德而已取悔懷辱其凶咎可以待焉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謹乎故聖人因山雷之象而示觀頤自求口實其垂教於後世者深矣頤之時義大矣哉今號其軒者豈無心哉頤養之工夫不怠則遠大其可期乎况悰陸世事衛生之術則其藥物飲食之正養亦是子家之業也更思茲

頤亭說或人需之

頤養也。凡色乃養目，音乃養耳，味乃養口，然養不以其正，則有負頤之戒也。於戲此亭，四山送青，一水將縵，遠花凝雲，前林染霜，鳥蟲吟吟，于其間風水鳴咽，於其前或梧月含輝，或竹雪碎瓊，皆是此亭之四時朝暮造化自然之聲色，而耳目之所養無待于外者也。意以適矣，樂莫大焉。遊于此，遨于此，吟于此，看野菽茗，梳酒盃，隨分適量，豈亦有爽口之譏哉？游優自得，進退怡然，以之養親，則可以為孝也；以之自養，則可以為清也。猶不可止，此俯察聖賢之容色，審聞聖賢之遺音，深味聖賢道腴，則於所謂養形、養德、養入之道，其功用不可勝盡焉。嗚呼！頤之時義大矣哉！可不思乎哉！

聚景堂記

郊外五六里，有山曰龍田，其地尤靜，其境尤佳也。松崎氏相攸於此，擇勝於此，除荆誅茅，以卜築一草堂，顏之曰聚景，其為勝狀也。環堂皆山也，自西自南，自東自北，列壑鍾秀，攢峯上下，豐草幽茂，嘉木葱蘢，春則花靄如錦，遲日自麗，夏則濃綠陰々，薰風吹物，秋則丹楓素月，夕氣以佳，冬則河漢雖泛，後凋之松柏增色，四美具矣。野調和鳥者，非牧童之樵歌乎？絡繹如蟻者，非行人之來往乎？層雲之堆々者，市井揚炊煙也。彩翬之隊々者，城樓輝朝日也。倚欄彌望，則廣衍莽蒼，千萬畝之甫田，縱橫于其中，綠麥紅稻，各待秋而熟，扞野之民，擊壤之翁，面無菜色，家有餘粟，固樂清時之豐也。其塘則鳧雁追時來去，其水則游魚打岸，浮沈遠者近者，其景不可歷舉焉。聚景之名，固當矣。至人官暇之日，從容于此，起臥于此，不飢不寒。

無思無慮游優自得不知老之將至其樂如何哉乃是自非公恩之渥羣則豈其然哉若夫遊此堂耽此景而不思所以報德則非啻散逸放浪而已亦將不免尸祿素餐之譏也思哉謹哉

疎懶生傳

疎懶生初不知何名官薄事少常兀坐於一室之中曾不好會談遊樂且歷往來雜還其形有似懶也故人呼之以為疎懶生生亦笑受之不敢介于其意乃曰當哉名我以懶也人訪則未曾不復之而不能自我先焉書來則未曾不報之而不能自我致焉雖好讀書而未能窮其蘊奧雖喜賦詩亦未能闡其典雅是皆我懶之所以為懶而人以我為懶不亦宜乎又曰家貧而無輿馬體弱而脚不健故常少出或欲伺權貴之門則性頑恐不合其歡故不為偶欲應親朋

之招則言訥不能助其話故或謝之是皆人所能而我獨不能焉自其所能觀之則是謂之懶亦宜也然人皆知懶之為懶而不知懶亦多端也夫營々於利祿者懶於守分知足也汲々於功名者懶於樂天知時也故有趨趨嘯嘯佞媚足恭拂鬚舐痔者或有摧掌刺股身困而舌在者或有戰沙月寒邊城霜苦三尺血未乾一介骨先枯者是皆不懶于利奔名走而懶于遜退以樂道也不懶于彼則懶于此懶豈以一端論之哉各依其所趣不同而已若夫補助國家燮理陰陽一日歸其仁四海被其澤者君子之所不懶而其所趣亦大也然無德無位者非所可企及矣然則我之所趣如何田得二頃宅得五畝以供衣食濯清流嘯高岡相對野老牧豎于泉石之間問農學圃帶月而歸見雲而臥藜羹粟飯苦茗濁酒優游以終

歲是我趣之所，在而我懶之所，得也。乃歌曰：何物最愛白雲，似我懶山。同我閑榮利，無聽功名不關。豈談人事，竊訂我願。駕言載馳，將避塵寰。

大房四友傳

陳言

絳縣陳言字客卿，其先祖徠人也。蓋出自松氏，客卿性剛正，而能適規矩，準繩爲人，敦朴不飾，外少而嗜著述，出入班馬之蘭臺，馳騁李杜之騷壇，曾爲石昌言被愛重矣。晚年封楮郡平章事，其後乞骸骨而老于紫潭之傍。

贊曰：陳言出於徠之林間，官至平章事，不亦榮乎？楊子雲者，當時之文宗也，曾尊之繡客卿，則其才可以知焉。其景慕班馬也，將以傳萬古文章之印，其追逐李杜也，乃是縱一生風月之羨，嗚呼！

右軍之手入木，施切王勃之夢，高才呈奇楮先生。

華陰楮先生名知白，字守玄，初隱林間，故世未知之。至後漢元興中，蔡敬仲見而奇之，抽以薦安帝，帝善其能，而累登庸，尋賜姓紙氏，以奉神禹之祠，其邑尤白體，極輕鮮，性敏捷，便于時用，故人皆愛之。守與中書令毛公善，毛公若有欲言事，宜者，則必先謀于玄。玄一々辨折之，以奏焉，由是毛公亦顯矣。詔拜白州刺史，未幾而沒，追封楮國公，其族綿々不絕。

贊曰：彼何心哉？及一識于蔡倫，而遂得出山也。彼其以爲榮乎？若遇孔德章輩，則不免竊吹濫巾之謗乎？然山濤王戎之曹，亦起於林間，則丈夫之出處，果其如此乎？如何若夫孔明之應三顧者，君子已與之。

石居默

弘晨陶泓字居默其祖石公曾會張子房于下邳示
一編書後採藥於濟北穀城山云石生仕陳封三品
然以質題為當世譏矣居默石生之裔也性重厚才
頗雖鈍粗志于文章未敢不唐突于風月之席中山
毛公華陰楮知白友善往往會文房而說詩論文不
敢求俗子之交稍敬重于世同時又有稱陶泓者魏
時嘗奉仕于鄴宮及魏之敗而流落於人間其姓名
亦知于世居默施而不德吐惠無彊由是姓名籍甚
四方君子多愛之者遂以壽終追封即墨侯謚虛中
其子雒眼子鳳味鳳味子龍壁皆相繼以蠱幹
贊曰石氏之子碌々不足以數焉居默獨拔羣其
黛點文字耀明典章積勤之功不亦大乎宜哉貴
介被賞諸彥被愛居默果非默乎默而識之者默

其幾乎

毛穎子

中山毛公穎曾仕秦皇帝蒙恬所薦也帝賜沐地累
遷中書令又封管城公韓退之有毛公傳詳記其顛
末

贊曰毛公為人穎脫伶俐秦皇帝太寵之老為禿
帝戲曰中書君不中書乎於是退休于文房語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毛公有焉

神農贊

大哉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醫藥初製謂之聖之餘緒
乎一草之理千萬種皆同味中味外獨有聖知乎至
哉濟民之術德與日星明嗚呼聖而不可知之即是
神農之神
靈照女贊

婀娜箇小娘子即是龐蘊之女自從一家說無生之
話不敢求嫁人手裏一笊籬醬以扶爺孃之飢乃是
謂之孝婦乎話頭唐突乍有活人之劍捷鋒穎脫乃
是謂之丈夫乎惜哉其學異教也若冷彼成文學則
曹大家之才可追乎若令彼聞吾道則孟母之賢亦
可度幾乎靈照靈照若有靈則如我言何盡力紙上
喚不獲

見臺銘

世稱書格曰見臺其語雖卑俗而其名亦不苟也凡
讀書之法虚心誣泳切己體察而書中之旨皆如出
自我口若不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終何益之有也
且心之虛靈本有臺臺上所見果是何物公然天理
四達八紘皆在我度內而聖經賢傳之旨豈在此外
哉若明此意則書與我不二於是初見此靈臺於格
上宜乎是稱之見臺也吁對聖賢于此臺消日月於
此臺則眼不在花耳不在金石從容自得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銘曰維典維謨尊閣何翅一身唐虞與書
不二

問醫人

童子不偶坐進問業醫人曰竊聞神農氏嘗百草始
有醫藥而一日中七十毒想夫神農者古之聖人教
醫藥以救民之疾苦固宜也然曰一日中七十毒者
我未信焉今之人若常一七之砒礪誰有敢不慙者
雖神農之五臟亦不能異于人也其一日中七十毒
而不死者是何術哉或曰神農未肯一々嘗之聖而
辨其色香以分之是亦未信焉雖聖人亦有不知所
焉故仲尼不掌李康子之藥曰丘未達是所以聖人
慎疾也神農嘗毒自苦何其如此哉雖濟民之仁若

其不幸死於毒則終何益之有哉童子何知定有醫家公論也我非議神農欲聞其常藥之實說子冀揮三才以啟我蒙

中秋月下漫筆

斗指西方之夕律中南呂之月白露忽降爽籟屢發既辭紈扇於別離漸厭葛衣於踈薄千里又萬里白雲凝兮商飈返千點更萬點黃葉紛兮灑宮寒想夫秋之起思思之感秋天之理人之情相值而生自然而然者乎時日沉虞淵月流天窟紅輪既沒更嗣若木之影於西冥文王無瑕將攀桂林之枝於中庭夜維三五月已十分一歲佳期一夜勝景郭象霧露乍霽延平冰壺瑩徹魏鶴驚飛吳牛頻喘瓊樓信美八萬三千戶爭光碧潭投暗高低兩顆珠可磨於是羣友相會詩也文也各從其志之所之至若夫簫吹仙

去鳳皇臺之影長鎖建封一別燕子樓之光空照則固他日之談非今夜之事請顧歡伯暫慰秋思或進步於數仞之岡或洗眼於一池之波星斗交輝水天一色鷗鷺投擲于岸際鴻雁飛鳴於雲衢飛者走者躍者浮者悉見其狀貌往還于此嘔吟于彼各得其情共知其樂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一時兼併者乎嗚呼賞可賞於可賞之時樂可樂於可樂之地不亦駕乎於是乃倩管城公之手漫述一夜之鄙情唯恐以暗陋之詞却慚對明月之輝云

一貫射書序代豐岡氏

夫一貫者孔聖之所告曾子也晦翁所謂曾子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乃是論語之所載而談何容易也今假此二字以

名我射流恐似高取聖人之言以術術爾然竊有所寓焉請述其旨我少深志於射術師傳之所在他流之所秘委問其禮徧尋其法於支左屈右之術畧似得其意也習積業久而得之手而應之心如輪扁斲輪然也於是熟思控弦如抽藕絲急則絕緩則亂不急不緩而得其中又如飛鳶之翔空不勞其翅而戾天彼本不欲墮亦有意于不墮故自然而然射術亦如此有意于射則非射無意于射亦非射若得此意則百中百發雖欲失其術而得乎哉是不得之手而應之心則豈可如此哉於戲射術可教焉至藕絲之趣飛鳶之妙則人不得于其意則難以言傳之有道得于意自非習積力久則不可得于意習積力久而讀此書通此指則不言而覺可默而契在射見之則此謂之體之一不亦宜乎故私假一貫二字以名我

射流云

伊倉八幡宮神前石記

夫神之妙不可以測焉維石之堅不可以奪焉不可奪者所以介之立而正也不可測者所以誠之立而通也以不可測者為我心之靈以不可奪者為我心之守則神人感應理自如響如在之誠敬亦不在茲乎邑人以石立神前蓋此之謂也

簡村伯行

自拜違英標一換嶰簫去歲離別之後東西契闊仰瞻之情不可堪江雲眼殆枯矣余今夏又從寡君東來欲速往問起居然宦務紛々未得隨意屢耻自違就策策諧有室合蚤禮成珍重至祝想夫天謫庚星必矣弄璋之喜可以待焉消弭薄儀聊寓賀意伏惟冀笑納不既

報奧子章

郇雲一朶方昨暮碧雲合之時落窻下懷佳人兮不能忘之情乍得解散矣為慙為幸薰讀三復倣南容之白圭者有在焉書中有相見十年遲矣之言不虞之譽於僕不當唯恐損大人之識鑑矣更縮緘然交接之厚一何如此哉丁々嚶々者周詩之所書切々惻々者魯論之所記嗚呼交道之來也尚矣僕之於大人不得識荆則已矣既得之不得接芝眉則已矣既得之爾來瞻望倍常以僕思大人知大人懸々于僕也僕嚮和大人之雜脉者五首偏有愧于木瓜之投大人再被賡前韻乃是瓊瑤之報謝而有餘也永以為好乎非耶其後僕又擴充前韻作歌一篇私寓情好莫逆之微意乃是謝駑馬被顧于伯樂之象而已非敢闕智於詞場也古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僕

之斐章豈與大人會之言哉僕之陋拙豈得輔大人之仁哉然則無益于大人者必矣雖然與彼無根之間言語流連于風月爾汝傲惰押侮于席上者亦是有異乎僕縱不益于大人大人豈不思忠告之意哉大人其為矜不能之子張也勿為不可者拒之子夏也呵々欲告者紛紛然書不盡言言不盡心枉閣筆餘布面告不悉

仲春會退休賈同賦櫻花詩序

時維仲春節屬豔陽熒熒三落之日櫻花始開之朝文友數輩會退休賈以賞春事將盛或愛薰香而來軍持瓊筵坐花洛牡蜀棠豈擅美玉屑欺雪富鸚刺藤欲讓色想夫尋桃於武陵之洞笑漁父于今日遺芳於吉野之雲慕歌仙于徃古固是萬樹之先唱百花之獨步者也於是乃分闡王介甫山櫻抱石映松

枝之句以爲韻而賦志之所之共競三春之盛事以樂一日之官休如余山中之樗自取諸已席上之花詞慚于人愁列雅會誤爲唱首遂引座客之興以應寶主之需

遊臨流菴詩序 即席

護國之山臨流之菴地隔紫陌之境居隱緝蘭之林此至爲誰修禪之人送陽迎陰感華實之互代遣有涉無泯色空以合跡口誦無生之篇心遊形骸之外窓下身閑悟真如于翠竹籬外眼淨得般若於黃花以夫月雖中黃鐘之律日未添絲線之長殘楓添霜高松吟風於是禪師一日招文人韻士以聊娛三餘之學暇酬和應聲吟唱交響叩寂寞而求音吐滂沛以逞辭涉獵于墳素之長圍遊觀於文章之林府雅筵以秩巡盃無數恣眺望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嗚呼駒影難絆鯨音告罷樂不可極先哲之言可思歸不可謬仕官之務何闕既而白雪唱了子墨客卿以退清韻互傳楮國公子無暇如余材顛散木詞乏麗藻愁列末席誤爲唱首唯塞今日之責以忘他日之嘲云爾昭陽赤奮若之歲左筠之有甫序

悼弘文林先生

古曰先王之制民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是皆恩義之所重而君子所以不忽諸者也如我不幸早喪父母當時童稚未知竭力以報生育之恩也悔而難追恨而不及唯願事亡如事存既而比及弱冠游於武之江戶而初受業於弘文林先生之門晝侍夜陪有年于茲我生魯鈍而先生教之不倦我生踈懶而先生戒之不絕且詩書禮樂之外動靜云爲之間無不施教也其循々誘人之仁於是乎可觀焉其後我在官

而東奔西走，離羣索居，故不能侍其筆研，以服先生之勞。常以為恨。悲夫！今茲延寶庚申夏五月五日，先生俄爾易箆於東武，忍罔之家塾。計遠聞于肥陽，於是驚嘆不啻，忽聞疑之。聞書如夢，噫千里之遠，不得往侍湯藥，官事無監，不能往會葬。悲哀逼情，淚痕下胸，白雲鄉雖遠，黃壤信雖絕，容貌宛而覩，羹聲音洋而在耳。嗚呼！君子之喪，師如父而無服，三年之心喪，乃弟子之所當盡情也。然國俗之習，終不得行之，而哀慕之情，豈限三年哉？先生在天之靈，尚昭監焉。遂賦鄙詞一章，以代焚楮之祭。

祭亡女谿娘

負享四年丁卯冬十月丙午朔越巳酉正當亡女谿

娘。一聞忌辰，遺父左筠之有甫，乃以酒饌祭爾之靈。去歲爾之亡，我在官旅，塗病不及療，歛不能視，遺恨未斷，哀泪無止。歲月荏苒，小祥已至，輒具酒菓，哭爾牌前。惟爾有靈，尚其歆享。嗚呼哀哉！

祭亡友江村亨伯

維元祿三年歲次庚午正月癸巳朔越庚戌亡友觀瀾兄江亨伯，蓋棺既五日，嗚呼哀哉！胡為不淑，與兄相識，既及廿年，風月通思，哀樂同趣。詩賦遣興，我投兄酬笑，諱忘情。兄諱我答，昊天罔極，薤露懷悲，遺容覩，墻雅音在耳，雙淚屢滴，中心難窮，竊緘卑辭，謹換香奠尚享。

贈八木信負

八木信負文字之幹號東江曾從其岳丈福島氏受
兵書其奧義微旨悉傳得之世所謂北條家者流也
以此仕吾太守公頗被恩遇乃奉命為諸士談兵
法故于東武于西肥從其駕而不違寧處者有年茲
元祿壬申之春在肥一日有旨曰汝能教授兵書而
厲諸士其勤而不懈者足以賞也乃賜時服又御手
自書古詩一首賜之其見遇知者如此癸酉之冬累
賜新祿丈平生之勞於是乎益顯矣余與丈善丈懇
求余記其顛末而弗措余不得已遂述其事且評曰
夫脩業不墜家聲者子孫之行也丈既幹蠱丈之子
孫傳其箕裘者亦丈之所思願也今以此恩賜之物
永貽厥子孫令其子其孫念之見之則於父祖之業
豈有不感發興起者哉然則蓋今日之賜非啻丈一
生之榮而已亦子孫之幸也與夫遺一經之計何異

也兼金萬玉非為寶焉丈其思茲

呈白石三休

筠白交際之義以責善為美也故仲尼曰忠告而善
道之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若知而不言則面友
也醜交也古人忠信之風安有也吾友白君三休曾
負笈於蘭齋坂嘉之之門游學多年既而終其業所
謂虛而往實而還者乎於是得祿于公朝以立身顯
名鄉黨稱其榮親戚稱其孝其名實之相得不亦美
哉前日或來謂僕曰三休信佛甚矣於釋氏講席法
會三休無不在焉三休匪自信之而已獎勸人以服
膺其說三休業儒而其所為如此是以人皆惑焉僕
笑曰白君必其不然也白君而如此則其所業所講
果何事也白君必其不然也頃間又來言數人皆如
前言於是僕初疑之且街說紛紛或曰三休未必信

佛也夫儒之與佛所相似惟多若不窮其說則其疑似之間難以辨別而恐陷彼術中也故欲周窮之以避其害也或曰今世儒佛并用而不偏廢今若依獨立之見而與彼相抗則違時勢而已或曰三休固信三教一致之言未敢向一方乃是三休資質敦厚之所致也余曰此等之言皆不足取焉安有讀聖人之書而以已之所未信暫從時勢以占便宜者哉又安有讀聖人之書而信如三教一致鄙陋言以變其正者哉白君何其如此也其如治彼術中言則似矣亦未必爲得也夫四書六經之微旨與義學者雖盡一生之精力而未能窮其理故古人孜孜斃而後已矣何暇見異教之書哉朱文公少時遍見佛書然以其無所得故還見李延平且求之六經其學以醇如故朱子排釋氏尤有力能中其病非羣賢所能及也是

朱子之所以爲朱子也今倣之以欲窮彼說則吾業既失於半彼說亦未可得也如夫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不直匍匐而歸者幾希矣可以笑焉是故程子未曾見雜書夫子不云乎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吁儒之與釋其道相及譬如冰炭薰蕕不可同日而語也白君所固知也白君多年讀聖人之書且奉君命講道於諸士家想夫六經之奧義所得者亦多矣豈不足于聖人而求教於彼爲哉白君之所爲其必有以也歟然就其所爲之跡論之則實有未可解者今白君以儒立身宜躬修儒行口稱儒言而可也然日詣佛寺臨僧舍聽其講誦其說是何謂哉是以來衆口紛紛言可以怪焉一日聽彼說者來曰彼多引儒書以證其說道理可以聞焉三休亦深信之云僕嘆曰往々皆然也遂以吾

平實中正之道說入偏弊浮虛之中可以憎矣昔宗
杲詣張南軒問夫子一貫如何南軒一語折之杲汗
流透衣汪端明勸焦援先生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杲默矣君子待彼
如此其嚴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孟子曰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白君乃聖人之徒方當距之不
暇然今低頭伏面受彼詬罵而甘心却為彼相謀僕
未解其意白君曾學王陽明先哲曰一部傳習錄皆
是禪話陽明曾送門人詩云簞笈連年愧遠求本來
無物若為酬又書太極巖詩云須知太極原無極始
信心非明鏡臺又無題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
將心與汝安先哲曰非明鏡心性何形本來無物等
語傳燈錄慧能一偈也安心之說本於傳燈錄達磨
示二祖也今學者試取傳燈錄一觀則陽明之來歷

不容掩矣想夫白君舊習未變故一聽彼說心自有
相契者乎又陽明文錄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
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是者學焉可矣陽明一派之
學是如此矣白君必從此見也然此等議論先賢痛
辨深絕以為吾道之害白君何捨人之所棄以為
珍哉是亦僕之所未解也且眾人見足下信彼謂足
下儒者而如此然則儒釋本一致不可以同異論也
雖未始信佛者亦疑之是以足下之故惑人者如此
何叔京曰非浮屠之能惑人導之者之罪也足下雖
未導之而眾人以足下為口實則足下何逃其罪也
且以彼之說為清心寡欲之助者在他人則猶可也
在足下則失其本分至此名與實相背行與言相違
僕為足下甚不取焉然人各有所好以我之所不好
譏人之所好則不亦恃乎僕今非敢譏足下好佛唯

以街說議足下者多故併告之而已是亦人事也人
事亦豈在道理之外哉足下顧其本分名實如何則
不當如此也然則人口何處而來哉足下請熟思茲
狂愚之言取不取則在足下嚮所謂知而不言則面
友也醴交也以故然也是僕之寸忠所在焉也左筠
頓首再拜謹白

逐鬼文

儼所以逐疫也載于周禮記于漢志其餘歷代之史
集亦多舉之蓋古禮也本朝文武帝慶雲二年始
行于朝廷爾來以為恒今至士庶之家亦畧倣之然
中華之制常以季冬晦夜所謂金吾除夜進儼名是
也本朝之禮常用立春之前夕蓋上古歟近代歟
未可考焉今年丁丑正月十二日方其夕也時家僕
服禮服盛炒豆盆出跪唱曰福兮內鬼外如此者三

而把豆信手撒屋四隅如霰如雹如彈如銃古人所
謂打著四方鬼眼睛者此之謂乎於是厲鬼在內者
聞之心驚股戰相率逃去而後急取棘木而挾戶外
欲冷去鬼不再來也事畢設酒肴相共醉飽而休主
翁獨挑燈隱几而坐忽有一鬼立于燈下主翁怪問
曰汝何為者奚自來哉答曰我乃貧鬼也我乃貧鬼
也我陰從翁遊者有年也今我何罷翁逐之太急也
翁叱曰吁汝何無罪我多年貧窶食不兼味衣不重
常然而遑々汲々常有不足之憂出無輿馬之扶處
無蓄積之守家且無慶祥而凶咎累至進不獲乎公
退不親乎友齟齬齷齪跋前疐後每因厄難無所
控訴皆是汝所為也今若汝不速去則葦索縛汝手
足棘矢洞汝骨長鎗汝眼短刀斷汝舌割汝肉以界
豺虎擢汝毛以投炎火汝急去而勿回顧鬼乃擊掌

大笑曰翁讀書而未曾會其義夫妖祥來已貪富在天故務義則禎祥至棄德則妖孽生得富有道不以其道而得之君子不處也得富有道不以其道而得之君子不處也乃是以妖祥來已貪富在天也且小而一身之榮辱昇沈大而一國之興廢治亂皆有定數不可移換今翁不覺之却罪吾儕又嘲我以為愚翁之愚不亦甚乎今世間亦自在怪物事君竊祿假威福以縱欲若有忤己者則雖賢相功臣亦構言陷之姦慝陰惡無所不為也名之謂譏醜貪婪無厭附炎奔勢爭利於蠅頭忍羞於牛後入則為錢奴出則帶銅臭為身計較則失恩於人為公收斂而取怨於民名之謂貪慝巧言如簧脅肩諂笑革面換姓掩善遂非欺君則君不悟賣友而友不知名之謂佞慝如此之輩

其惡甚於厲鬼用於國則國必危在于家則家必亡故上有道則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今不逐此輩而欲逐吾儕不亦迷乎主翁謝曰汝言固是無語以可難之然汝以貪自稱其有以乎答曰有之吾之貪乃翁之貪也翁之貪惟命也今我去翁則翁必貪利貪利則必得富得富則必損行損行然後翁其快於心歟今吾之不去者欲護翁也主翁大悟曰我昏於此失言於汝自今而後與汝結為兄弟子々孫々勿去我家也

蘭賦并序

去歲藤公逝川賜余蘭數十莖余培養不懈朝顧夕撫至今秋既花蓋蘭有紫白二種紫莖者多白莖者希也此乃白莖而人之所為難得者也其色尤潔其香尤甚於是余之愛彌深矣遂作蘭賦以

自遣其詞曰

維秋候之既至兮百卉悽將變衰蕭條環堵之底兮
爰暱叢蘭之始披清香郁々兮金風晨發蒼葉漑々
兮玉露夕垂此斯一室如浴君子之化雖非九畹亦
誦騷客之詞未混荆棘之藜々豈接蕭艾之離々累
愛幽色之曄々又玩風姿之倚々守操歲寒兮將伴
松菊于三徑之霜憎態妖豔兮何訪芙蓉於太液之
池雅音猶遺兮嘉倚於仲尼之標佳人可懷兮曾秀
於漢武之辭不妖不華不允不奇試采古人之芳躅
將比斯花之容儀其寂寞生于寒澌兮似原憲耳貧
於藪澤灑露霑而形不變兮譬諸子淵夜浴之時清
癯而離羣兮孰與卜商老于西夏特立而不倚兮曷
若子路行行之姿至若其氣之洒落兮濂溪之光風
可慕其色之和潤兮若坐了伯淳之堂夜而觀之則

如秋月照冰壺兮擬皎潔於李延平畫而望之如瑞
日映祥雲兮仰德輝于朱紫陽羌觀物思人兮觀于
羹于牆若夫逸少修禊兮名留山陰之亭燕姑受瑞
兮夢飄鄭國之香固一時之美譚非千載之雅望於
乎世杳人遠兮孰駢德於斯花之芳一嘆三嗅兮悵
然起而彷徨唯冀歲晚共其臭與公同志於文房亂
曰秋風起兮百草萎湛露淒兮一叢青歲云莫兮金
晚節蘭兮蘭兮維德馨

竹塢文稿終

借寺本氏本奥書于時明和八辰年三月以熊城
儒臣卒嶋氏義助藏本寫之寺本直廉家藏河上
壽兵衛筆云予寫肯

大政二年己卯冬十二月六日中村萬喜直道為
家藏容易不出破窓前本恐間如如有誤字過字予
從書訓魚固從之脫點寫時舉機如過字一或予
他日得此書別本可考合云再少補之唯恐有誤

上り訓魚の字の初書の取らるる為少し... 中村直道

三

嗚呼東海物先生

經學文章天下轟

豈識徂徠山上石

蒼苔不拂鳥空鳴

右南溟龜井道載翁謁徂

徠先生墓作

